

贵阳市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自尊关系 ——以乌当区为例

黎富强 谭 浩 陈家强

(贵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研究采用《流动儿童个体歧视知觉》、《流动儿童群体歧视知觉》和《自尊》问卷,对贵阳市乌当区四所小学的四、五、六年级278名流动儿童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1)流动儿童个体歧视知觉低于群体歧视知觉。(2)男生群体歧视知觉高于女生(3)歧视知觉与自尊成负相关,歧视知觉越低自尊越高。

[关键词]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自尊

快节奏的社会发展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加速社会流动,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和美好的生活环境,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入了经济发展好的城市。随着父母进入城市的未成年儿童组成了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弱势群体——流动儿童[1]。流动儿童是指学龄时期儿童或青少年(7岁至15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2]。由于城乡文化背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以及户籍制度的限制,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相比在家庭环境、人际网络、教育发展等资源方面处于相对弱势[3]。《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的调查数据显示,14岁及以下的流动儿童已达4300多万,占流动人口总量的20.8%[4]。

人们习惯性通过“标签”来区分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例如:“本地人”、“外地人”。这种“标签”有利于人们更快了解一个群体,但消极的“标签”会给被贴标签者带来心理困扰。流动儿童因为生活习惯、语言、饮食等方面与当地儿童存在差异,所以在他们的学习生活中会给当地学生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同时这些差异在当地学生的教育中可能被视为不好的、差劲的,因此容易被贴上各种社会“标签”,例如:“差生”、“邋遢”等消极的社会标签,这些标签使流动儿童在生活感受到被歧视。

贵州是我国经济较为落后的省份之一,省内流动现象居多,在周亚娟的研究中指出贵州流动儿童相对一般儿童心理问题较为突出[5]。本文以贵阳市乌当区四所小学四、五、六年级学生中的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从流动时间、性别、年级等方面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自尊关系进行研究,掌握流动儿童歧视知觉规律,为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

一、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对贵阳市乌当区四所小学四、五、六年

级的278名流动儿童发放问卷进行研究调查。其中四年级92人、五年级88人、六年级99人;男生139人、女生139人;流动时间三年以内35人、三到五年64人,五年以上179人;来自农村182人、城镇96人。

(二) 研究工具

1. 个体歧视知觉问卷

该问卷共计20道题,由刘霞等人2010年编制而成。问卷要求被试通过判断题目中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频率,从而按“完全不符合”到“十分符合”的程度分为1~5个等级来进行评分。问卷为总加问卷,得分越高,说明被试感知到自己被歧视的程度越深。本研究中该问卷Cronbach α 为0.86。

2. 群体歧视知觉问卷

该问卷是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中受到歧视的量化反映,由刘霞等人2010年编制。问卷共12道题,其中有4道题反向计分,要求被试根据生活中的实际情况,按“完全不符合”到“十分符合”的程度分为1~5个等级来进行评分。问卷为总加问卷,得分越高,说明被试感知到自己群体被歧视的程度越深。在本研究中该问卷Cronbach α 为0.71。

3. 自尊量表

该量表由Rosenberg 1965年编制,共有10个简单陈述句,要求被试根据生活中的实际状况填写量表,按“完全不符合”到“十分符合”分为1~4个等级进行评分,其中有5句陈述句为反向计分。量表为总加量表,得分越高,说明被试的自尊程度越高。陈腾研究发现自尊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析为0.77-0.88[6],本研究Cronbach α 系数为0.67。

(三) 统计方法

使用spss20.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相关性、t检验等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特点分析

1. 流动儿童个体歧视知觉与群体歧视知觉差异比较

对个体歧视知觉与群体歧视知觉进行配对 t 检验,由表 1 可知:两者之间差异显著 ($t=-9.22$, $p<0.01$), 贵阳市乌当区流动儿童个体歧视知觉低于群体歧视知觉。

表 1 变量差异检验

变量	M±SD	t	p
个体歧视知觉	1.51±0.54	-9.22	<0.01
群体歧视知觉	1.81±0.61		

2.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的性别、生源地差异分析

以流动儿童个体歧视知觉为检验变量, 分别以性别、生源地为分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由表 2 可知: 男生与女生个体歧视知觉得分差异不显著 ($t=1.57$, $p>0.05$); 农村与城镇的流动儿童在个体歧视知觉得分上差异不显著 ($t=0.19$, $p>0.05$)。

表 2 个体歧视知觉各变量 t 检验

变量		M±SD	t	P
性别	男	1.56±0.58	1.57	>0.05
	女	1.46±0.42		
生源地	城镇	1.52±0.58	0.19	>0.05
	农村	1.51±0.58		

以流动儿童群体歧视知觉为检验变量, 分别以性别、生源地为分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由表 3 可知: 男生与女生在群体歧视知觉得分差异显著 ($t=2.39$, $p<0.05$), 男生群体歧视知觉高于女生。在农村与城镇的流动儿童群体歧视知觉得分上差异不显著 ($t=0.44$, $p>0.05$)。

表 3 群体歧视知觉各变量 t 检验

变量		M±SD	t	P
性别	男	1.90±0.58	2.39	<0.05
	女	1.72±0.62		
生源地	城镇	1.84±0.68	0.44	>0.05
	农村	1.80±0.57		

3. 不同流动时间下的流动儿童群体歧视差异比较

以流动儿童的流动时间为因变量, 群体歧视知觉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不同流动时间在流动儿童群体歧视知觉得分上差异显著 ($F=3.36$, $P<0.05$), 进一步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流动时间为五年以上的流动儿童与流动时间为三到五年、三年以内的流动儿童群体歧视知觉得分差异显著; 流动时间为五年以上流动儿童群体歧视知觉低于流动时间为三到五年以及三年以内的

流动儿童的群体歧视知觉; 流动时间为三年到五年与流动时间在三年以内的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得分差异不显著。而随着流动时间的增加, 流动儿童的群体歧视知觉有减小的趋势。

表 4 不同流动时间都群体歧视知觉比较 (n=278)

	三年也内 1 (n=35)	三年到五年 (n=64) 2	五年也上 (n=179) 3	多重比较
群体歧视知觉	2.02±0.68	1.93±0.65	1.73±0.57	1>3* 2>3*

* $p<0.05$ ** $p<0.01$

(二) 流动儿童自尊的特点分析

对流动儿童自尊进行描述性分析,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贵阳市乌当区流动儿童自尊整体处于高水平。以性别为分组变量, 以自尊为检验变量进行 t 检验,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男生与女生之间自尊水平差异不显著 ($t=-1.63$, $p>0.05$); 对生源地变量与自尊得分做 t 检验, 数据显示来自农村和城镇的流动儿童自尊得分上差异不显著 ($t=0.05$, $p>0.05$); 对年级变量和自尊变量进行分析, 发现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之间自尊得分上差异不显著 ($F=0.15$, $p>0.05$)。

表 5 各变量的自尊得分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P
性别	男	2.98	0.50	>0.05
	女	3.08	0.46	
年级	四年级	3.05	0.43	>0.05
	五年级	3.02	0.50	
	六年级	3.02	0.53	
生源地	城镇	3.03	0.50	>0.05
	农村	3.03	0.48	

(三) 歧视知觉与自尊的关系

控制无关变量(年级、性别、流动时间和生源地)对歧视知觉与自尊变量相关分析影响, 采用偏相关进行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显示个体歧视知觉、群体歧视知觉与自尊成负相关。

表 6 歧视知觉与自尊相关 (r)

	个体歧视知觉	群体歧视知觉
自尊	-0.32**	-0.49**

* $p<0.05$ ** $p<0.01$

四、讨论

(一) 个体歧视知觉得分低于群体歧视知觉得分

学校教育加强了对流动儿童能力培养,使得流动儿童在个人能力方面与当地儿童的差异减小,从而个体歧视现象减少,但人们对流动儿童群体的刻板印象未消除或减退。在刘霞等人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个体歧视知觉高于群体歧视知觉[7],此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果相反,这可能与流动儿童户籍所在地与流入地在风俗文化、生活饮食习惯、文字语言使用等方面存在差异有关。

学校应多开展当地特色文化活动教育,组织流动儿童与当地学生共同参与,塑造文化氛围,尽量消除流动儿童的个体差异;家庭方面,父母应多抽时间陪伴孩子领略当地文化,培养孩子文化自信,尽快地融入到当地生活中来。

(二) 流动男孩比流动女孩更容易感知群体歧视知觉

气质类型领域的研究表明,男孩具有的与城市生活不符合的思想观念更容易通过外显行为表现出来,行为问题更突出,这可能导致他们遭遇更多的歧视[8]。流动家庭的成员普遍对男孩的重视和期望程度高于女孩,使男孩比女孩要承受更多的生活压力和责任,融入城市的动机更加强烈,对来到流动城市后的一些生活现象更为敏感,流动男孩在受到挫折时更容易将其归因于当地学生及老师的对自己所在群体的偏见与不公平待遇。

(三) 来自农村与城镇的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得分无差异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城乡结合使得城镇和乡村差异减小,生活水平和教育环境改善,也可能与流动儿童家庭经济条件相似或者是家庭流动原因相似;来自农村和城镇的流动儿童都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同样的学业压力和同样的人际交往焦虑。

有研究表明班级内聚力越高以及老师同学的支持力度越大,流动儿童歧视知觉越低[9]。流动儿童的时间大部分在学校度过,流动儿童身心发展的重任也落在学校、班级以及教师身上。因此学校管理与班级的科学建设是给学生提供良好心理发展环境的前提。

(四) 流动时间对群体歧视知觉的影响

随着流动时间的增加,流动儿童的群体歧视知觉有减小的趋势。流动儿童在同化与顺应的调节机制下,潜移默化的改变一些行为习惯,使自己和当地儿童在各方面的差异减少,能够被“接受”,更好地融入当地群体。

(五)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自尊呈负相关

研究结论显示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自尊呈负相关,本研究结论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7],流动儿童自尊越高歧视知觉越低。自

尊是个体对自我的总体评价,自尊越高,流动儿童对自身的评价越高,则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越强,接受新事物的态度越积极,对歧视知觉的感知越弱。相比个体歧视知觉,群体歧视知觉与自尊的相关性更高。流动儿童对自我的身份越认同,更容易对所属群体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群体歧视知觉感知相对个体歧视知觉感知更弱。

参考文献

[1] 范兴华,方晓义,刘杨,简秀云,袁晓娇.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社会文化适应:社会支持和社会认同的作用[J].心理学报,2012,44(05):647-663.

[2] 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J].新法规月刊,1998(09):35-37.

[3] 处境不利儿童的心理发展现状与教育对策研究[M].2009.

[4] 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司(主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0

[5] 周亚娟.贵州省流动儿童与一般儿童心理问题的比较研究[J].大家健康(学术版),2014(10):313-314.

[6] 陈腾.流动儿童歧视知觉、自尊与群体偏爱的关系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5.

[7] 刘霞,申继亮.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及与自尊的关系[J].心理科学,2010,33(03):695-697.

[8] 吴琼静.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6.

[9] 刘霞,申继亮.环境因素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的影响及群体态度的调节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0,26(04):395-401.

作者简介:

1黎富强:(1997-2)男,土家族,贵州铜仁人,本科在读,贵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学生。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

2谭浩(1998-12)男,汉族,贵州六盘水人,本科在读,贵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学生。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

3陈家强(1997-5)男,汉族,贵州毕节人,本科在读,贵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学生。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

本文系2018年贵州师范学院校院联合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7DXS098